

岭南草木状

梁基永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岭南草木状

梁基永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岭南草木状 / 梁基永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8.3

(书蠹丛书)

ISBN 978-7-5360-8530-5

I. ①岭… II. ①梁…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4478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文 珍 周思仪 周 飞

技术编辑：凌春梅

封面设计：禮孩書衣坊
LI HAI BOOKSTORE

书 名 岭南草木状
LING NAN CAO MU ZHUANG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334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32 开
印 张 7.125 2 插页
字 数 105,000 字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 - 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替花写照（序言）

五岭之南，地气湿润多雨，成就这一方水土的温和、可亲。广东人习惯称外省都叫“北方”，北方人来到广东，若是喜欢自然的，第一反应就是岭南的花木，一年四季，浑是青绿紫红。并且，许多花草树木，他们连名字都叫不出来。

然后他们会惊讶于，广东的花木与岭北的同种也颇多异处，花开得早，叶落得迟，果特别甜，树特别高。种种奇异，使得南方花国的会城有了“花城”的称呼。

生长在花城，旧家老房子是抗战前的洋楼，顶层很幸运地有一个小小的空间，虽然不大，可以见得太阳，雨露也能滋润。母亲喜欢花木，遂将祖屋搬过来的大小古盆都

种上各种花花草草。曾祖父爱香花，会亲自调侍茉莉，用粉彩瓷碟装了，供在案头；他又喜爱夜香花作菜肴调味，母亲仔细种下的夜香开时，让老保姆摘下来，她在花架下接着，洗净，打在鸡蛋中，用很香的油热炒……种种关于花的童年记忆，都与这个城市的旧日生活紧密联系着。这城是花的城市，从古到今，花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仅是点缀。

岭南多香花，走在夜晚的街巷，不同的月令，花香自然会告诉你。棣花开是清明，白兰开是初夏，鸡蛋花开是蝉鸣时分，茉莉开是天气开始舒服，到得金银花也变黄黄的一串，那是初秋了。夜再深一些，喧闹的人的气味尽散后，城市里就是花香的世界。“细逐空香百遍行”，游走在夜深的老街巷，更得这种神韵。若你是喜爱花的人，转弯抹角，老屋矮墙，篱落藤架之中，偶尔寻觅一丝熟悉的清芬，会有莫名的惊喜。气味的回忆，可以很持久，很清晰，在花城生长的人，有爱花的心，会对这城市的气息无法割舍。

虽然喜欢种花，我却一直没有灵巧的园丁手艺，小宅有地一弓，虽有池沼林泉，自谓得城市野趣，却实在养不

活种种奇花，只种了耐活的桂花和竹子。买得应季的时花回来，大都只开那一度，再没重生的纪录，笨拙如我，粤语所谓收买花命者也。好在自己喜欢写写画画，将这些活物留在纸上，倒不失为另一种留香之法。曾经藏得一方居廉祖师的闲印，文为“替花写照”，写照是需要传神身手的，我自愧不能，只能是依样画瓢吧。

传为晋人所写的《南方草木状》，已经被考证为伪书，不免有点杀爱花人的风景，试写下画下这几十种广东花木，也是一种替花写照呢。古人说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之中。阿睹意为眼睛，阿堵则是财货了。好在花没有“阿睹”，也与阿堵略无关涉，任笔为体，写去未免拉杂成篇，小书里面不论是草状还是木状，所记录下来的，无非对岭南草木的零星感受，至于对这片暖湿土地的深爱，那是难以言状的。

目 录

替花写照（序言） 1

草 状

齿间冰雪	3
从雷公凿到锦荔枝	8
瓜以南名	13
花中胡姬	17
绿天蕉国	21
蒙汗药与催情花	27
为采仙人绿玉蔬	32
星辰今夜最迷离	37
异菌两种	41

优县长作梦中看	45
越 姜	49
知是凌波缥缈身	55
南 李	60
慈 竹	65

木 状

别样桐花	75
此意知谁会	80
个个春葱花染成	84
故人风味忆黎檬	89
光孝古树两种	94
佛经欲写空槎那	101
谏果回甘	106
玛瑙风铃	112
梦里青圆	116
南国即佛林	122
难忘最是小桃花	126
凝枝树上那弯月	131

幼佩留异香	135
水中高士	140
望帝春深	145
纤手破新橙	151
一笑启丹唇	156
一般心苦度清宵	162
幸免妃子污	167
一春最忆淡黄裙	173
一地相思	179
枝上荷花	184
薇郎未老	188
是一是二说芒果	193
为拾红棉过曲栏	199
炎方正气	210

草 状

齿间冰雪

三十年前，随祖父辈往广州城北白云山脚下祭祖，远远看到先茔青石华表矗立在山脚，前面是一片开阔农田。虽然茔树已经在望，仍要七弯八弯，才能蜿蜒地沿着沙质甚重的田地，攀缘而上。伯祖见我身子小，手自搀扶着，并细意叮嘱我，认着山边水旁的一草一木。我年纪最小，他是希望我认着祖茔的路吧。伯祖指着旁边依稀的田舍，说，这村叫猿下田，你且记住，猿猴的猿。

这样可爱的地名，从此印在脑海之中。猿下田的得名，原来是此地在白云山脚，土地多为沙土，不宜种稻谷蔬菜，但山上的泉水顺着飞鹅岭山脉而下，刚好滋润着村后这片平地，在晚清时期，这里是广州城外盛产西瓜的名区，连

白云山上的猿猴，都纷纷下田来偷摘西瓜，村子因此而得名。

三十年前，我见到的猿下田，已经没有一株西瓜苗，广州附近，今日几乎找不到西瓜种植的地块，不过岭南仍然是中国产西瓜最多的两地区之一。

西瓜的名字带“西”字，足征为外来瓜种。《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说：“胡峤为萧翰掌书记，随翰入契丹，得契丹破回纥时种，以牛粪覆棚而种之，大如中国冬瓜，其味甘。”契丹人从回纥手里得到瓜种，从此遍布中国。

宋人诗里面提到西瓜并不多，盖当时种植尚不普及，比较形象的，如文天祥专写有《西瓜吟》：

拔出金佩刀，斫破苍玉瓶。

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

下咽顿除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

长安清富说邵平，争如汉朝作公卿。

我甚欣赏其“入齿便作冰雪声”一句，将西瓜沙瓤的质感写得很形象。千点樱桃，一团水晶，同样是夸张又贴

切的妙语。文丞相是江西人，宋末此瓜已经传到江西一带了。

西瓜的入岭南，据大德《南海县志》说是元至元年间的事：

广州自至元归附后，方有此种，其实圆碧而外坚，其子有三色，黄，红，黑。北客云，瓜凉可止烦渴，过食不为害。其仁温甘，今岭南在在有之，遂为土产。

至元去大德不过数十年，广州附近已经“在在有之，遂为土产”，可见岭南土地神奇如此。今日西瓜全年皆有，各地成熟时间不一，在明末到清代初年，广东的西瓜却是以冬天收获而著称的，《广东新语》说“广瓜岁种二次，冬月亦结者为西瓜”。台湾种植的冬季熟西瓜，农历中秋下种，十一月成熟，在清代还是贡品。《台湾府志》记载“乾隆二年，定福建督抚每年正月各进瓜十圆”，在冰天雪地的北京，正月能吃到西瓜，何止匪夷所思，只有蛮夷之地才能有此进贡了。

今日广东产瓜，主要在粤西雷州半岛一带。粤产西瓜，

不像北方所产那样有深绿色的条纹，只是淡绿身子加上一丝丝淡淡的脉络如微云飘散，又如荇藻在池。从前西瓜有甜与不甜之别，幼时去挑选西瓜，是十数日才有一次的小节目，甫入盛夏，城市里忽然会出现一座座的小瓜山，街头的夜晚总会有一小群聚集的街坊。这时候家里人会教怎样挑选西瓜，成熟的瓜声音如何，我也学着轻敲指弹，这一弹指，又是二十年。现在西瓜多在水果店卖，开刀任切极方便，更奇怪的是今日西瓜大概进化很好，已经极少能买到不甜的瓜了。

没有电扇与空调的年代，买回家的西瓜，洗干净之后，整个直接泡入水缸里，待大人不注意，小孩便偷偷到缸边，翻动西瓜玩儿，圆圆的绿球在冰凉的水中载浮载沉，也是半日的游戏。若给姑祖母看见，会轻轻地叱责，“玩熟了可唔好食”，这才在背心上揩干了小手回房间去。晚饭后，碗盘收拾停当，父亲从水缸中捞出浸了半天的西瓜，白毛巾擦干净，这时候围聚在桌旁，是看家长买瓜的手势如何。第一刀是从瓜蒂垂直方向半寸左右先切去整个蒂和厚皮，这时候通常已能看到红瓤的成数，若第二刀平分切开是大红沙瓤，父亲的神色便立即如果肉一般鲜红地绽开来。

姑祖母曾经说，吃西瓜最宜用刀从果皮白红之间切下，掉过来吃，最后一口才是靠近瓜心的那部分，这样如同从根啖蔗，渐入佳境，这个习惯我至今还不忘。今日西瓜易得，通常是在酒楼的饭后水果盘中，随意拈起一片，略食几口即放下。记得幼年时，家长是让吃到一点红色肉也看不到，才允许拿起第二块。不仅爱惜瓜果，吃剩的白色果皮，还用来搽在身上长痱子的地方，第二天即可消除。据说还有人将白色的瓜皮肉，切下来加上糖和醋腌作凉果的。匮乏的年代，岭南人生活的情趣仍是如此简单而细腻。

从雷公凿到锦荔枝

七月的苏州街头，虽是晚上八点，太阳的余温仍未退去，小挑贩夫已经挥着草帽在叫卖。除了熟悉的菱角莲蓬，却还有一篮子金黄的物事，拿起细看，俨然是个头小的苦瓜，只是色泽黄熟近蜜瓜，想想用来摆在案头，用作清供也不错。贩夫说，直接当水果吃，再间起名字，以吴音答曰“金铃子”。名字很好听，买回数枚，客舍灯下当作文玩那样看了又看，翘着还带翠绿的小瓜蒂，又像一只琉璃雕作的小老鼠了，忽然想起金铃子的谐音来，这才会意这就是古书上说的锦荔枝。

锦荔枝是苦瓜的别名，属于葫芦科的植物。葫芦科多为瓜菜类，苦瓜即其中一种。苦瓜在明代前，史书无载，